

第 1 章

S 航空 S707 航班，於半個小時前準時從桃園國際機場起飛。

飛機破開雲層來到高空，翱翔於湛藍天際，舉目望去，雲海綿延無盡頭，宛如漫步在雲霧縹渺的仙境。

商務艙內，坐在第一排靠走道位子的薄天宇，一身西裝筆挺，公事包不離身，分秒必爭把握時間處理公事。

可是卻有人一直製造惱人的噪音，干擾需要絕對安靜的他，他的眉頭幾乎打成結。

坐在他右手邊靠窗位子的年輕女子，打從飛機起飛便發出抽抽噎噎的怪聲，而後雙肩一聳一聳的啜泣起來，他本以為她只是心情欠佳，低聲哭一哭就沒事了，沒想到她越來越誇張，最後竟然情緒失控，無視旁人嚎啕大哭，而隨著她打算永無止境哭下去的愚蠢行為，商務艙其他旅客紛紛用古怪的眼神看向他。

想必大家聯想力豐富的將他當做惹哭女人的罪魁禍首，就因為他們恰恰坐在同一排。

薄天宇在心裡冷嗤一聲，刻意忽略眾人的側目，優雅的接過空姐遞過來的餐前酒。

他端起紅酒喝了一口，眼角餘光觀察這位情緒明顯失控的年輕女人。如果他沒記錯，女人從飛機尚未起飛前就揪著一張包子臉，剛開始還拿著手機看著臉書直播，飛機起飛後她將手機關機丟進皮包裡，接著掩面啜泣，哭泣聲隨著飛機升空的高度越來越控制不住……

薄天宇難得有興趣研究女人，仔細看她皮膚粉撲撲的健康色澤，還有張娃娃臉，看起來約莫二十五、六歲，或者更小一點，她的身材相當嬌小，穿著一襲亮眼的桃紅色荷葉袖小禮服，三寸細跟高跟鞋被她踢開冷落在一旁，她赤著腳踩在地毯上，哭泣的時候並沒有低著頭，而是瞪著機艙上方，這仰頭的動作讓她精緻的五官無一遺漏地落入他深邃的眼瞳裡。

以他挑剔的眼光來看，她雖然不屬於豔麗型的美女，但有幾分姿色，相當賞心悅目，絕對是他的菜，倘若她不哭得那樣旁若無人，無形中害得他被誤解，他應該頗有興致和她認識認識。

去！薄天宇旋即否決那一閃而過的念頭，他向來討厭女人的眼淚，這種連情緒都管控不了的女人，還是離遠一點才能明哲保身。

放下酒杯，修長的手指習慣性的在桌面上輕敲了下，從四面八方投來的譴責目光越來越明顯，薄天宇的臉色也益發冷沉。

「薄先生，請問您的女朋友需要紅酒還是白酒呢？」連應該熟悉尊貴客戶的空姐都嚴重誤解。

薄天宇眼神一冷，不以為然的道：「我跟這位旅客……」

「麻煩給我一杯紅酒。」前一秒還哭得像個孩子般無助又可憐的女人，下一秒突然搶白。

薄天宇這下子更不滿了，這個女人明明將空姐的詢問聽得一清二楚，卻沒否認他們的關係，看吧，現在所有人原本存疑的目光都轉為嫌惡，連以客為尊的空姐在遞送紅酒的過程中，都朝他瞥來不以為然的一眼，怎麼，他是殺人放火了嗎？！

薄天宇懊惱的想要向空姐提出換位的要求，他可不想在接下來的飛行中繼續被她近距離的哭聲折磨耳膜，無端飽受異樣目光洗禮，可是當他要開口時，女人又搶先一步，她拿著紅酒赤著腳倏地站了起來，完全不理會他的冷瞪，越過他站到走道中央。

女人吸吸鼻子，頂著一雙溼漉漉又微腫的眼睛，看起來就像隻被遺棄的可憐小狗，就算不久前還有人對她製造出來的噪音感到不滿，這時也捨不得譴責半句。

「我失戀了，被一個沒良心的男人拋棄，心裡很難過，剛剛……剛剛因為我一時控制不了情緒，打擾了各位的清靜，我乾杯向大家表示歉意。」眾目睽睽之下，她豪爽的舉杯，將紅酒一飲而盡。

沒良心的男人？！所有人飽含譴責的目光如今又多了鄙視，而且非常有默契的全都集中在薄天宇身上。

薄天宇臉色鐵青，他拿出僅剩的一丁點耐心等她進一步向眾人解釋，好還他清白，誰料她把酒喝光後，扭頭就要回到自己的位子。

他皺著眉頭，伸出手臂擋住她的去路。

「有……有什麼問題嗎？」女人眨了眨泛著淚意的眼眸，用帶著哽咽的軟綿嗓音，語氣非常無辜的問道。

薄天宇突然有一種心臟被莫名揍了一拳的感覺，原本滾到舌尖的話又吞了回去，他撇撇嘴放下手臂。

凌妙霏莫名其妙的看他一眼，慢吞吞的回到自己的座位。

「女人的眼淚並不值錢，只會讓自己變得更愚蠢，」薄天宇涼薄的聲音幽幽的傳到她耳裡。「女人的眼淚掉越多，男人跑越快。」

他對於試圖利用眼淚攻勢挽回感情的蠢女人厭惡至極，他會臨時決定進行這趟旅行，就是為了擺脫前女友的糾纏。

這話真是夠刻薄也夠直白！凌妙霏心裡很受傷，可冷靜想想，他說的一點都沒錯。

「我……不會了，不會再掉一滴眼淚。」她彷彿自言自語般說著，「剛剛會哭，是因為情緒太滿，承受不住。」

她的情緒並非突然失控，而是因為連日來情緒繃到臨界點，才會一股腦兒將悲憤難過全都宣洩出來。大哭一場之後，她內心的傷雖然依舊存在，可心情已經舒坦多了。

接下來，凌妙霏確實如她所說，完全冷靜下來，她沒有再掉一滴眼淚，而是靜靜的轉頭看著窗外。

薄天宇終於可以不受打擾的工作，心頭不滿也稍微消退一些，他將空酒杯交給送餐的空姐，婉拒看起來美味卻不對他胃口的飛機餐點，調整坐姿，找到一個舒適的角度後，取出一份公投資企劃書，打算在飛機抵達目的地泰國之前將這份文件消化完畢，結束手頭最後一件工作，以確保接下來幾天能夠完全放鬆心情好好放個假。

坐在一旁的凌妙霏則感覺肚子餓壞了。

稍早在前男友余成遠的婚宴上，她明明心情惡劣到了極點，卻還得裝笑臉應付那對討人厭的新婚夫妻，直到離開婚宴她才發現自己連一口餐點都沒吃，白白浪費了紅包錢，讓她嘔得真想捶心肝。

管不了美味不美味，空姐送上來的餐點很快被她一掃而空，甜點也沒放過，又灌了三杯紅酒，一整個吃飽喝足。

她摸著鼓鼓的小肚皮，滿足的打了一聲飽嗝後，感覺到濃濃睡意襲來，她伸手關了燈，挪了個舒服的姿勢，將薄毯拉至下巴，閉上沉重的眼皮，身子一歪，不出幾分鐘便發出呼嚕嚕的鼾聲。

薄天宇的視線從公文中抬起來，扭頭看著身旁足以被稱為天兵的女人，半小時前還哭得驚天動地，之後又像大胃王般將整份飛機餐和甜點通通吞下肚，更將紅酒當成開水灌了三杯，緊接著更驚人的打起鼾來……她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愚蠢的吸引人注意？！

他每看這個女人一次，眉宇間的皺摺就會多一道。

她沒有繼續發出令人煩躁的啜泣聲，但那不大不小的鼾聲近距離鑽入耳膜，委實又是一種新的干擾。

他看看錶，接下來還有將近四個小時的飛行時間，他僅考慮半分鐘便按下服務鈴，向空姐提出更換座位的要求。

他非常確定，遠離這個麻煩製造者，絕對是最明智的選擇。

砰！

黑色手提包往前拋出去，隨後一只紅色包包也落難，一黑一紅手提包交疊躺在一起，包包裡的物品四處散落。

薄天宇好端端朝著入境通關處走去，卻被後頭橫衝直撞的冒失鬼給撞飛手上的黑色手提包。

他端著冷峻的臉色，惡劣的轉身瞪向元凶。

我的媽啊！凌妙霏反射動作抬起雙手想遮住自己的臉。

就算化成灰，薄天宇都會認得這天兵女，他咬牙切齒的道：「又是妳！」

又是？他這是什麼話，好像她專門給他製造麻煩似的。

凌妙霏小小的心靈深受打擊，本想直接嗆回去，可他那嚴厲的目光讓她頓時粉肩一縮、底氣一虛，她撞人在先是她不對。「抱歉，我沒看見前面有人。」

「哼！」薄天宇擺明不信她的說詞。「妳眼睛瞎了嗎？」

走道上人來人往，她都看得見，就是對他視而不見？！他懷疑她根本就是故意撞他，也許是他在飛機上的那番話惹到了她。

「我……」她想要替自己辯駁，可是想了想還是打消了主意，這男人說話有多刻薄她又不是沒領教過，說不定她替自己解釋之後，他又會說出什麼讓她受傷的驚人之語，還是別浪費唇舌，老實道歉吧。「對不起，我撞你是我不對。」

「我不接受妳的道歉。」他倨傲的朝凌亂的地板掃了一眼。「妳必須將自己製造出來的這一團混亂搞定，在我的物品被踐踏之前，妳最好快點動手收拾，一旦我的物品有髒汙或毀損，妳就等著支付賠償金。」

前頭不遠處，文件和手機從黑色公事包裡掉了出來，旁邊還有一個大紅色皮包，拉鍊敞開著，口紅以及皮夾等幾樣小物品也掉落在地。

「我有說不收拾嗎？」真是得了便宜還賣乖，真想踹他一腳洩洩鳥氣，這男人可以再機車一點！凌妙霏忍住用高跟鞋招呼他的衝動，她可不想在國外犯罪被捕，罪名是毆打同機旅客。

「要收拾就盡快。」薄天宇相當不滿的撇頭看向她身後，有一批團體旅客正來勢洶洶的朝他們這裡靠近。

她隨著他的視線扭頭一看，看見那黑壓壓的大陣仗，她驀地倒抽一口氣，隨即快步衝上前，蹲下身將散落的文件、手機以及皮夾等等物品分別塞回兩個包包裡。

整理好後，她背起自己的包包，再拎著他的黑色公事包，飛奔到他面前塞還給他。

「都收拾好了，拿去！」任務完成，她轉身就朝前頭快步走去，很明顯急於跟他拉開距離。

薄天宇打開公事包淡淡掃了一眼，確認文件和手機都在，這才再次邁開脚步，不過他刻意放慢速度，免得又和那個女人遇上。

通關入境後等著提領行李，凌妙霏遠遠的避開那個臉色不善、態度又無比高傲的薄天宇，拿到行李後，兩人一前一後走出機場大廳，各自搭上車子前往度假村。

凌妙霏當天入住位於海邊的「國王度假村」，當她辦好 Check-in 拉著行李進入房間，天色已漸漸變暗。

她渾身的戰鬥力全數告罄，現在從頭到腳都感到疲憊不堪，實在沒力氣跑去沙灘跟人家湊熱鬧。

眼前，有張舒適的大床召喚著她，落地窗外又是充滿南洋風情的美景，金色黃昏樹影搖曳，最重要的是，房間乾淨的程度讓她非常之滿意，她打算先好好睡一覺，將過去幾天消耗的元氣補回來。

凌妙霏先去泡了一個熱水澡，飛快吹乾了頭髮，裹上材質薄軟的浴袍，爬上乾淨的大床一躺，頭才沾枕，睡意瞬間席捲而來……

倏地，她睜開沉重的眼皮，神經緊繃的轉頭看向房門，半晌，她努力聚集僅剩的力氣，下床去檢查房門，確定門已經鎖上，而且第二道門扣也穩穩扣住，接著又壓了壓門把，確定門打不開這才百分百放心。

重新躺回床上，她整個人徹底放鬆，濃濃的疲憊將她拖入夢鄉。

凌妙霏累得連作惡夢的力氣都沒有，余成遠跟楊姿祺這對妖魔鬼怪通通退散、退散！

當她踢著被、睡得香甜之際，薄天宇也踏入國王度假村。

他一進入房間，第一件事便是從公事包裡取出筆電並開機，他坐在床沿，伸手到被他丟在床上的公事包裡摸索黑色隨身碟。

隨身碟裡有幾個重要資料，他稍早前在飛機上審閱過，也做了細部修改，他必須把這些資料 Mail 紿公司同事。

可薄天宇摸了老半天，就是沒摸到隨身碟，他一把抓來公事包，將裡頭的東西通通倒在床上，但就是找不到，他不由得皺起眉頭，接著他回想起在機場那個女人蹲在地上

飛快胡亂收拾東西的一幕……難不成隨身碟被她拿走了？下一秒，他馬上給了自己一個肯定的回答。

隨身碟裡有幾個投資合作協議，有關合作金額和利潤分配，甚至一些相關法令細節都需要簽署保密協定，萬一被那個女人洩露或出賣……

驀地感覺到震動，他煩躁的咒罵一聲，迅速接起手機。

「薄總，小組都在等著檔案。」

薄天宇休假期間，「薄氏創投公司」由副總經理劉亞同坐鎮，創投小組已經在會議室就緒，就等著薄天宇開會進行討論。

薄天宇揉著抽痛的太陽穴，極為無奈的道：「隨身碟似乎被人誤拿走了，給我一點時間，我會盡快把東西找回來，你等我消息。」說完，他便結束了通話。

他說得豪氣，但要怎麼找，他其實一點頭緒也沒有，他焦躁的往後躺在大床上。

今天真是諸事不順，讓他準備度假的好心情全被破壞殆盡，該死的！一切都是那個麻煩女人惹的禍！

在度假別墅補了十小時的眠，凌妙霏將自己的狀態調整好後，立刻出門享受異國夏日風情。

有別於昨晚穿著禮服登機，她換上輕便粉色花襯衫搭上亞麻短褲，襯衫在纖細的腰間繫上一個結。

她脂粉未施，踩著繽紛的花朵夾腳拖走在驕陽中，悠哉悠哉的穿越熱鬧的沙灘，沙灘上一堆穿著比基尼的火辣美女，僅著泳褲的半裸洋帥哥更是吸睛，身材一個比一個有看頭，胸肌、腹肌、人魚線看到飽，真是春光無限好。

凌妙霏突然覺得她選擇度假轉換心情果然是對的，陽光、歡笑和沙灘上的養眼猛男，絕對是治癒憂鬱和情傷的良藥。

在飛機上大哭宣洩了積壓的負面情緒後，雖說傷口尚未痊癒，但她想通了許多事，以前她說不定被余成遠下了蠱，才會無可救藥的迷戀著他，為了捧他成名，她卯足全力在不另外支薪的條件下簽下一年合約，極力說服電視臺讓她製作「型男主廚」這個節目，甚至掛保證一定能將節目做得有聲有色。

她花了半年絞盡腦汁想企劃，還不惜拉下臉找贊助商，碰了多少釘子、聽了多少難聽話也都忍下來了，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余成遠。

她的努力果然沒有白費，節目紅遍全臺灣，余成遠成名了，成了婆婆媽媽最愛的型男主廚，各種代言紛紛找上門來，他的身價已不同往日，但她唯一錯估的就是他的人品。

俗話說的對，男人有點錢就愛胡搞，他竟然背著她搞上死對頭楊姿祺，這口氣她實在嚥不下，但又能怎樣，事實擺在眼前，她輸得奇慘無比，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壞心的詛咒他們婚姻破裂。

就讓楊姿祺繼續在直播上放閃吧，她相信楊姿祺很快就會發現余成遠有多假掰，他除了那副皮相能看，油腔滑調會哄得女人心花怒放之外，一點內涵跟真本事也沒有，個性沒擔當又唯唯諾諾，完全是靠著女人往上爬，哪天楊姿祺沒有了利用價值，就等著被他踢開吧。

說她酸葡萄心理也好，惡毒的詛咒也罷，反正這麼腹誹一頓，她的心情的確好多了。

凌妙霏越過潔白美麗的沙灘散步一圈後繞回度假村門口，搭上度假村提供的免費小巴前往市區。

接著她到一間從網路上找到、頗有名氣的泰式料理餐廳用餐，她拍下每一道菜色，並用手機記錄每一道菜的口感和口味，打算等有空的時候再寫寫評價上傳到粉絲團跟粉絲們分享。

吃飽後，她來到觀光市集，跟所有觀光客一樣，她偏愛民俗小物，一個人背著包在市集裡悠哉閒晃，走走看看，買了不少紀念品。

一日的觀光行程很快就過去了，就在她走出市集準備前往搭車地點時，有個莽撞的小男孩撞上她，害得她摔倒在地，白色的短褲弄髒了，皮包也掉了。

皮膚黝黑的小男孩用當地語言一邊跟她道歉，邊幫她撿起掉在腳邊的紅色包包。

凌妙霏無法容忍骯髒，氣惱的跳起來拍著短褲上的泥土，本打算嚴厲斥責小男孩，卻赫然想起昨天在機場某個男人倨傲的嘴臉，當下便決定算了，只是伸出手要向小男孩討回包包。「我的包包……」

可是小男孩卻緊拽著她的包包似乎不打算歸還，她嗅出一絲不對勁，伸出另一隻手欲搶回包包，小男孩卻突然轉身跑掉。

見狀，她邊追上去邊大聲喊道：「喂！搶劫啊！」她怎麼這麼倒楣，來度個假也遇到衰事。

小男孩似早有計劃，故意往市集裡頭鑽，他熟門熟路的繞來繞去，觀光人潮和流動的攤販阻擋了凌妙霏的去路，她一路呼叫卻沒人理她，且她的運動神經本來就不發達，加上穿著夾腳拖不好跑步，當她好不容易從商店街的頭追到尾，鑽出人群，小男孩卻早已不見人影。

頂著大太陽辛苦的追逐，她身上的薄襯衫被汗水浸溼貼著肌膚，黏膩又難受，一頭軟鬆好看的短捲髮也凌亂得像堆稻草，模樣十分狼狽，她彎著腰手扶著膝蓋，上氣不接下氣，感覺快中暑了。「呼……呼……」

突然間，一雙咖啡色勃肯鞋出現在她的視線之內，下一秒，一道冷涼嗓音從她頂頭撒下—

「是你。」

就在聲音落下的瞬間，凌妙霏感覺到她的左手臂被用力拽住，男人的手勁大，她忍不住嘶叫一聲。

凌妙霏挺直腰桿，汗水糊了她的眼睫毛和視線，但眼前這個男人就算化成灰她都記得，她用右手撥了撥黏在臉頰上的溼髮，又順道抹了抹額上的汗水，順過一口氣後，想要甩開他的手。「放開我，我這次可沒撞到你。」

劇烈運動讓她的雙頰紅通通的，眼睛因憤怒而發亮，被汗水溼透的襯衫下隱約可見豐滿胸形，沾了泥土的短褲下那雙腿白皙又修長，身材比例相當好，雖然顯得有些狼狽，卻掩不住那明亮而自然的迷人風情，薄天宇看著這樣的她，不免有些失神，不過他很快便回過神來。「東西還我，我立刻放你走。」

今天一早，他特地打了通電話，透過在泰國的友人幫忙找她，可他也知道人海茫茫，要找一個人宛如大海撈針，可能得花些時日，他也消極的想著，倘若真的找不到，就只

能等她看了隨身碟之後主動聯繫他，裡頭有一份草擬的合約書上頭清楚列出他的姓名電話以及公司名稱和地址。

可是薄天宇沒想到兩人這麼「有緣」，居然這麼快就遇到了。

這麼大的太陽，凌妙霏覺得自己都快蒸發了，而且包包被搶已經夠倒楣的了，連他都莫名其妙跳出來跟她要東西，她到底招誰惹誰了，遠離臺灣跑來泰國度假，都擺脫不了衰神附身嗎？！「什麼東西？」

她這是在裝傻嗎？他從齒縫間擠出話來，「一個黑色隨身碟，昨天包包被撞掉時，妳把我的黑色隨身碟拿走了。」

有這回事？她歪著頭回想，昨天在撿掉到地上的東西時，她的確看到有個隨身碟，她當時並未多想，自然而然將眼熟的黑色隨身碟往自己的包包裡塞。「那是我的，我把我的隨身碟收進我自己的包包裡……」看他益發黑沉的眼瞳，她吞了吞口水。「難不成你的隨身碟跟我的一模一樣？」

「我使用的是XX品牌的黑色隨身碟。」

「不是吧，怎麼這麼巧？」凌妙霏驚叫道。

「我不想再浪費時間跟你討論這種毫無意義的問題，我只想快點拿回我的隨身碟。」薄天宇深深覺得自己是倒了八輩子的楣，才會跟麻煩精一再巧合的碰上。

他的語氣真是討人厭！她沒好氣的回道：「當時情況緊急，我如果真的拿錯了，也不是有意的好嗎！」他這是在怪她嗎？昨天他若能展現君子風度自己收拾混亂，就不會發生拿錯東西的問題了！

他緊緊瞅著她，聽她的說法，她似乎並未發現錯拿隨身碟，那代表她也不可能看過裡頭的機密文件，至少他不必費心煩惱機密有外洩之虞。「這樣吧，是故意還是蓄意我不追究，只要你現在把隨身碟交出來，這件事就當沒發生過。」他放開她，在她面前攤開大掌。

凌妙霏瞪著他厚實的掌心，豆大的汗珠從雪白的額頭滴下，她怎麼感覺頭皮瞬間陣陣發麻。

「快拿來！」薄天宇的聲音更加嚴厲。

她的心臟狠狠抖了一下，她小小聲的說道：「這……我恐怕還不了了。」

他本就銳利的眸光瞬間變得更為森冷駭人，渾身散發著想要揍人的恐怖氣焰。「你最好別動歪念頭，隨身碟裡的機密妳要是敢洩露出去，我可以立刻對妳提出告訴。」

他的創投公司在亞洲地區有名又有地位，他也擁有相當的財力和人脈，公司還有專屬的律師團隊，她若是想搞鬼，他一定讓她吃不完兜著走。

凌妙霏可不是被嚇唬大的，她一把揮開他的手，雙手不負責任的一攤。「歡迎提告，我正打算去警局呢！」包包被偷了，當然要報警處理，而且包包裡還有重要的護照，不快點備案不行。

分秒必爭，她越過他朝市集方向走回去，打算去問問當地人警察局在哪裡。

薄天宇又一次使勁拽住她。「我認識泰國的有力人士，妳最好別想趁火打劫，我只需要一通電話就能將妳送去吃牢飯。」他擺明不相信她的說詞。

聽到關鍵字，凌妙霏一反常人受到嚴正警告時會露出驚嚇表情，她開心的大叫道：「你如果真有你說的這麼神，那抓一個約莫十來歲大的搶匪應該只是小事一樁吧？」他尚未消化她這沒頭沒腦的話，她又道：「容我解釋一下，事情是這樣的，你的隨身碟放在我的紅色包包裡，我的包包呢，在十分鐘前被一個皮膚黑嚕嚕的小孩搶走了。」

「包包被搶走了？！」薄天宇的臉色難看到了極點，他真想宰了她。「那個小孩往哪裡跑了？」

「朝那邊跑了！」凌妙霏扭頭朝左前方一瞥，眼睛倏地睜大。「他！就是他！他好大的膽子啊，竟然還敢回頭……」

若是等她罵完，人都要跑走了，薄天宇受不了的放開她的手，立刻追上去。

小男孩一看到他朝自己跑來，連忙轉身就逃，然而他人高腿長，很快便縮短了和小男孩之間的距離。

凌妙霏抹去額頭的汗珠，喊道：「別丟下我啊！」她咬著牙，就算跑不動也得追啊，比起一個存著鬼機密的隨身碟，她的護照和現金才重要！

第 2 章

警察局裡，凌妙霏忍受著渾身黏膩和衣服上的髒汙，配合警察做完筆錄並確認身分，而後她順利的從警察手中拿回紅色包包，並仔細檢查裡頭的物品。

護照和現金一樣也沒少，而且黑色隨身碟真的有兩個，她將其中一個交給模樣同樣慘不忍睹的薄天宇，他像剛從海裡被撈起來一樣，頭髮溼透，衣服也被汗濡溼，黏貼在身上。

看他那麼悽慘，凌妙霏努力憋著，不敢笑出來。

在追逐小男孩的過程中，他差一點被一輛從巷子裡衝出來的摩托車撞上，所幸他閃得快，只有臉頰和手肘有些擦傷。

正好摩托車車主是個警察，凌妙霏一看，沒空去管連滾帶爬以特技之姿摔倒的薄天宇，立即攔下報警，神勇的警察立即騎車追搶匪，順利逮住那個孩子，這場混亂的追逐戰才得以落幕。

失物找回，人員平安，凌妙霏緊抱著包包，看向低垂著頭坐在角落椅子上的男孩，這才注意到他很清瘦，身上的衣服相當破舊，連鞋子也破損嚴重，還開口笑了。

「請問，他會被關起來嗎？」她用英文詢問警察，一邊比手劃腳，對男孩滿滿的關切通通都寫在那張不擅長隱藏情緒的小臉上。「他是不是連吃飯錢都沒有才會搶劫？他有沒有家人，是孤兒嗎？」

警察用生硬的英文回答她，男孩算是初犯，之前不曾有搶劫的紀錄，剛剛做筆錄時，男孩承認因為父親酗酒，把母親打傷又把家裡僅剩的錢拿走，母親生病了不能工作，家中還有兩個妹妹要吃飯，他自己餓肚子沒關係，但媽媽和妹妹不能餓肚子。

凌妙霏聽了，鼻頭一酸，幫忙求情，「我的包包已經找回來了，而且也沒有任何損失，可以放他走嗎？」說著，她從包包裡拿出幾張鈔票，走到男孩面前蹲下，將錢遞給他。「答應我，以後別再搶別人的包包了，要當個有用的好人。」

男孩聽不懂她說什麼，戒慎的睜大眼，看了眼前的鈔票一眼，又困惑的抬頭看著她。

「拿去吧。」凌妙霏執起男孩清瘦的手臂，有潔癖的她極為忍耐的將錢放到男孩又黑又髒的手掌心中。

男孩擔心接受這筆錢會真的被關進監牢，不斷推拒著不敢收。

凌妙霏只好求助的看向警察，希望他能幫忙向男孩解釋。

警察走過來，用當地語言跟男孩說了幾句話，男孩終於明白凌妙霏的好意，他握緊手裡的鈔票，眼裡閃著感激的淚光。

薄天宇將這一幕看在眼裡，覺得凌妙霏縱放一個搶匪根本是婦人之仁。

一切算是和平落幕，幾分鐘後男孩拿著錢離開警局飛奔回家。

凌妙霏和薄天宇則在警察的協助下，搭著警車前往附近的診所檢查傷勢，做基本的處理，所幸都是一些擦傷，不礙事，好心的警察好人做到底，開著警車將他們送回度假村。

入夜的沙灘依舊熱鬧，海浪拍打著潔白的沙灘，熱情的音樂、閃爍的燈光、搖曳的椰子樹，比基尼女郎和猛男聚集在草屋下的沙灘酒吧裡。

沙灘上的氣氛如此美好浪漫，凌妙霏卻只能苦笑，她現在全身疲備又骯髒狼狽，僅存的力氣大概只夠她繞過半個沙灘回到房間。

站在一旁一直沒說話的薄天宇，突然打破沉默，「妳……是住沙灘南邊的別墅還是北邊？」

他對兩人從飛機上開始就不斷延續的奇特緣分相當不以為然，深深覺得這份孽緣若繼續下去，他的假期會不會被破壞殆盡，他低垂著頭，看看手臂上的傷，他懷疑自己會不會被她這衰神連累，連命都保不住？

「我住南邊。」凌妙霏直覺回道。

薄天宇臉色一凜，繼續追問，「第幾排第幾棟？」

她怪異的瞥他一眼，又道：「第七排第七間別墅。」

他抬起手抹了抹臉龐，瞬間無言了。

「你呢，也住南邊嗎？不會這麼巧就住在我隔壁吧？」凌妙霏純粹是在開玩笑。

薄天宇只是表情難看的瞅著她，並未回話。

她瞬間心領神會。「不是吧，你住南邊 706 別墅？」

他的眼神閃了閃，仍舊繃著臉不答腔，轉身邁步往南邊別墅群走去。

兩人連來度假都當鄰居，他不高興，她也不開心啊，哼！凌妙霏慢吞吞的跟在他身後朝南邊走去，抬頭看著他踩在月色下那匆匆走遠的身影，心裡對兩人這兩日來的奇特緣分，除了驚訝還是驚訝。

終於，薄天宇來到 706 號別墅門前，他拿出房卡解鎖，推開門就要踏進去時，落後一段距離的凌妙霏用盡吃奶的力氣跑上前，喊道：「薄天宇，等、等一下！」

他的腳步一頓，那雙看不出情緒的眼睛盯著她嬌小的身影，直到她小跑步來到面前，門口的燈光照亮了她紅撲撲的粉頰，當她朝他笑開時，他的心跳沒來由漏了一拍。

「薄天宇，明天一起吃早餐，我請客，謝謝你幫我追回包包。」其實她對他的印象沒有很好，也不想看著他那張撲克臉吃飯，但雖說他的目的是追回自己的隨身碟，不過要不是他差點和摩托車撞上，警察應該也不會停下來幫助他們，若是包包沒有拿回來，沒有護照和錢的她，也許要流落異鄉。

「替妳追回包包是為了拿回隨身碟，妳大可不必用那種對救命恩人的誇張口氣來感謝我。請客就不必了，我沒那個閒功夫。」薄天宇冷冷一瞥，完全不考慮直接拒絕，口吻依舊高傲。

凌妙霏被惹怒了，雙手往腰間一叉就要抗議，他卻當著她的面，不客氣的關上房門。

碰了大大的釘子，凌妙霏心頭滑過一陣不滿，不過很快就恢復了，話說回來，省一筆請客費也不算壞事。

她重拾好心情回到自己的別墅，關上房門，仔仔細細將兩道門鎖都上鎖之後，這才放鬆緊繃的神經安心進入浴室，把自己洗得香噴噴的，弄髒的衣服也一併洗得乾乾淨淨。

踏出浴室，她用僅剩的一絲力氣爬上床，呼呼大睡。

凌妙霏這趟旅行為期七天六夜。

前兩天在相當戲劇化的過程中度過，所幸老天有眼，衰神遠離，她沒再遇到搶劫之類的驚悚意外，就連住在隔壁的薄天宇也碰不上面。

不知是不是他刻意迴避這點她完全不想浪費時間研究，她只想好好把握僅剩的假期。

這一天，凌妙霏鼓起很大的勇氣才換上比基尼，不過她還是沒辦法像那些外國女孩一樣自在的展現身材，她在腰間繫上一條長版絲巾，遮住臀部和大腿。

黃昏時刻她坐在沙灘的酒吧裡，腰間的絲巾給人奔放的風格，鬆軟微捲的短髮上別著一朵大紅花，迷人又豔麗，完全有別於她平常知性保守的打扮。

她的個頭雖嬌小了點，但身材勻稱豐滿，目視應該有 34C 的胸部相當傲人，加上腰圍纖細，簡直有點小魔鬼，因此，當她在酒吧現身時，立即引來不少蒼蠅……呃，是引來不少帥哥猛男圍繞。

許是她太過迷人，不時有男人前來搭訕，不過都被她禮貌的拒絕了，這些男人也很有風度，笑笑的退開，沒多打擾她。

「漂亮的女孩，一個人嗎？」一名長相帥氣卻感覺有點流裡流氣的年輕金髮男人過來，斜倚著吧臺邊，對她放電。「要不要一起玩沙灘排球？」

凌妙霏露出無辜的表情，假裝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同時搖搖頭，想要拒絕第五個來跟她搭訕的男人。

金髮男人卻不死心，拉開她旁邊的椅子坐下來，跟酒保點了一杯酒，喝著酒時，一雙色迷迷的眼神直往她胸部瞧，還不時伸出鹹豬手裝熱絡的輕搭她的肩。

應付這種自己黏上來的蒼蠅她是沒多少經驗，但並非應付不來，她揮手表示聽不懂，巧妙的避開他的碰觸，原以為給過幾次釘子之後，他便會自討沒趣的離開，誰料他的臉皮簡直比銅牆鐵壁還厚，執意糾纏下去。

凌妙霏眼看不對勁，索性結帳離開，朝酒吧後面的椰林走去。

椰林區兩旁每隔一段距離錯落著發呆亭，每個亭子裡鋪有軟墊，到了晚上八、九點，椰林區會點上火把和燈光，相當浪漫美麗，但白天卻顯得異常冷清。

她一走近空蕩無人的椰林區就後悔了，黃昏時分遊客都聚集到沙灘或飯店的餐廳用餐，椰林裡四通八達的小徑一片靜悄悄。

這時，金髮男人追了上來，他顯然會錯意了，以為她領著他往空曠無人的椰林區走，是一種曖昧暗示，他的笑容因此更加放肆，舉止更為大膽，直接上前抓住她的手，摟著她的腰，在她耳邊說些噁心的調情話語。

死小孩，幹麼一直黏著不放，真是討厭！甩不掉討人厭的蒼蠅，凌妙霏不免有些急了，她忙著拍掉他的鹹豬手的同時，更急步穿越椰林朝大廳快步跑過去，就在她思量著要不要大喊救命之際，她眼尖的發現不遠處有一抹熟悉的身影，薄天宇正好走出大廳，要轉往南邊的別墅群走去，似乎打算回房。

這三天來，這還是她頭一次這麼開心能巧遇薄天宇，她轉過頭對金髮男人說道：「My husband.」接著她指向薄天宇。

金髮男人不由得一怔，她機警的藉機甩開對方的手，一路衝到薄天宇面前，接著她開心的撲進他懷裡，抬起雙臂親密的勾住他的後頸。

一道香風席捲而至，誘人的柔軟驟地撞上他堅實的胸膛，薄天宇毫無防備，腳步往後踉蹌，不過他的反應相當敏捷，馬上便穩住腳步，反射性的摟住她的腰，避免兩人一起摔倒狗吃屎。

他一站穩，便口氣惡劣的道：「滾開！」怎麼會有這樣的女人隨便看人就抱，真是莫名其妙，他厭惡的要將她推開，怎料她卻緊緊抱著他不放。

「拜託，幫個忙。」凌妙霏抬起嬌顏望著他，柔柔的祈求道。

這聲音……他心情更加惡劣的低頭瞪她。「凌妙霏？又是你這麻煩精，你該死的……」嚴厲刻薄的斥責聲戛然而止，他的目光倏地被映入眼簾的豐滿渾圓給吸引過去，害得他瞬間失去語言能力，整整瞪著那誘人的風景好幾秒鐘。

尚不知上半身風情被一覽無遺的凌妙霏，緊張兮兮的哀求道：「別推開我！」

隨著她身子又壓上來，兩團雪白擠著他的胸膛，他頓時感到口乾舌燥，喉結不由得滾動了一下。

「薄天宇，算我求你啦……」凌妙霏微微扭了扭身子，渾圓也順勢在他胸膛蹭了兩下。

薄天宇壓抑住體內瞬間上竄的火焰，試圖保持冷靜。「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你今天又惹了什麼麻煩？」對他而言，遇上凌妙霏等於遇上麻煩。

這三天來他刻意避開她，假期過得很平順，可是沒想到好日子這麼短，她咚的又冒了出來。

「薄天宇，你講話真是直白，不過……尷尬的是，還真被你猜中了。」她苦笑道：「我被後頭那個討人厭的傢伙給纏上了，我騙他說你是我老公，他還是不肯走。」

薄天宇抬起視線，越過她的肩頭，看向她身後不遠處，確實有個健身過度肌肉十分誇張的金髮男人。

金髮男人對上他犀利的注視，撇撇嘴後露出挑釁的表情，顯然他並不相信凌妙霏的藉口。

薄天宇收回視線，睨著她，勾唇嘲諷道：「敢穿比基尼到沙灘釣男人，回頭卻拿我當擋箭牌？」他一副不想幫忙的樣子，語氣中竟然有著連他自己都隱忍不了的醋意，他不耐煩的輕推著她。「離我遠一點！」

凌妙霏情急之下將他摟得更緊，不讓他走。「我、我只是穿著好玩，才不是去釣男人。薄天宇，你講話可不可以不要這麼難聽！」

「哼，我還有更難聽的沒說出口。」有求於他還敢指責他，顯然她是不想尋求幫忙。「放手！」推不開這纏人精，他索性直接抓下她的雙臂。

「看在朋友一場，你不能見死不救啊！」她死命不放，一邊跳腳一邊嚷嚷，「你不能丟下我自己走掉，我快被那傢伙煩死了，拜託你幫我趕走他，只要你答應，隨便你怎麼刻薄的批評我，我都不會回嘴。」

他又不是腦袋有洞，以取笑女人為樂，薄天宇正要反駁她，不過一對上她一副慷慨赴義的表情，他竟突然想逗逗她。「即使我說妳腿太短、腰很粗，妳也忍得住？」

凌妙霏的聲音從齒縫間迸出來。「我可以！」

薄天宇微勾起唇，故意又道：「妳這樣子很傷我的眼，簡直自曝其短。」

她瞪著他，雙眸竄出熊熊怒火。

他挑高眉，冷笑道：「如果妳受不了，那就算了。」

凌妙霏握緊拳頭，咬著牙道：「快點笑完，等笑夠了就快點把人趕走！」她面對飯店大廳的玻璃，透過倒影看見金髮男人還杵在那裡，媽啊，他根本是背後靈了吧。

「我想我們有必要演點戲，才能讓他相信我們的關係，不知道『老婆』意下如何？」

「OKOK，只要能趕走那個討人厭的傢伙，要我跳火圈吞劍劈磚頭都行！」她絕對配合到底。

「倒是不用那麼高難度，只要出一張嘴。」話畢，薄天宇無預警的捧住她泛著光澤的漂亮臉蛋，冷毅的薄唇貼上她嬌嫩的唇瓣。

凌妙霏當下傻了、怔了，頭腦當機，心臟狂野的跳起了恰恰……她花了好幾秒才反應過來，原來他所謂的出一張嘴是這種方式？！

他變本加厲的撬開她粉嫩的小嘴，靈巧的舌長驅直入，熱情的與她的小舌糾纏。

他的男性氣息帶著一種令人迷眩的滋味，強烈席捲她的感官。

凌妙霏不得不承認，他的吻功相當了得，比起她的前幾任男友，技巧簡直棒呆了，溫柔中帶著令人無法忽視的霸氣。

她情不自禁又抬起雙手勾上他的後頸，豐滿柔軟的胸部隔著薄薄的T恤蹭著他平坦的胸膛，兩人的身體緊密相貼，花版絲巾在白皙的長腿邊飄逸擺動。

他一手緊緊圈住她纖細的水蛇腰，一手扣著她的後腦杓，吻得越來越熱烈，直到她感覺肺部的空氣快被抽光，喘不過氣來想要喊救命時，他才放開她。

凌妙霏燦亮的眼眸眨啊眨的，臉蛋漫上迷人的嫣紅，小嘴吐納出的氣息紊亂，迷惘的瞅著他，那眼神無辜誘人。

薄天宇震懾於自己的投入，儘管只是作戲，但他卻克制不了想要更深入品嚐她獨特的甜美的衝動。

他盯著那兩片被他吻腫、泛著水光的紅潤唇瓣，深黑瞳眸烙印著她那張粉撲撲的嬌顏，他的氣息跟她一樣浮動不穩，心頭竟想著再進一步擷取她的美好。

兩人視線糾纏，空氣中竄動著他們不想承認的微小電流，突地傳來的一聲低咒聲，驚醒了耽溺在浪漫氛圍中的兩人。

薄天宇抬頭朝椰林區望去，他用試圖保持鎮靜，卻仍略帶沙啞的嗓音道：「那個人走了，看來我們演的這場戲效果很好。」

凌妙霏慢了半拍才轉過身，看著大步離去的金髮男人。「呼……我得救了！」她盡力壓抑著，不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帶著心動的顫抖。

「是我的功勞。」他得意的道。

她尷尬的不敢回頭，抬高手拍拍燙紅的臉頰。「謝謝你的協助，那我就不打擾你了，拜。」

薄天宇卻拉住她。

她的雙頰更熱了，小臉因為害羞垂得低低的，完全不敢面對他。雖說是演戲，可剛剛那個吻實在要命的纏綿。

她努力找話化解尷尬氣氛。「你要發揮毒舌請盡快，我、我趕時間。」說完，她認命的等著承受他射過來的嘴刀。

薄天宇卻沒有取笑她，而是脫下身上的T恤往她頭上套。

凌妙霏疑惑的轉頭，他一個拉扯的動作，寬大的男性T恤便圈住她的脖子，手勁再往下拉，將她暴露的春光團團裹住。

他輕咳一聲，故作嫌惡。「穿上，別傷害我的眼睛。」

她胡亂將T恤穿好，將過於寬大的下襬在腰間打結。「沒想到你也有這麼體貼的一面。」看在他幫忙的面子上，就不計較他的毒舌了。

「聽起來不像是感謝的話。」

「謝謝喔！」她馬上改口。

薄天宇的視線被她紅撲撲的可愛臉蛋吸引，為了掩飾浮上心頭的異樣感覺，他刻意端起冷臉，邁開大步往南邊的別墅群走去，跟她拉開距離。

凌妙霏也不敢去沙灘亂晃了，想著要回房間休息一下壓壓驚，於是她安靜的走在他身後，但她卻忍不住不時偷看他的背影，他的肌膚是健康的古銅色，雙臂及肩背的肌肉隨著走路的動作起伏，肌理結實卻不會讓人感覺刻意健身的誇張感。

咳，她不由自主在腦海中描繪著他的胸肌，剛剛匆匆一瞥沒看清楚。

正當她胡思亂想之際，走在前頭的薄天宇無預警停下腳步，她反應不及，直直撞上他堅硬的背。

「你怎麼突然不走了……喔，痛！」這根本是銅牆鐵壁啊！

薄天宇火速轉過身，定定望著她。

看著前一秒在腦海中描繪的風景變成真實，凌妙霏不由得驚呼一聲，「哇！」兩眼發直的瞪著他迷人的胸肌，咕嚕！她吞了下口水，管不住自己的視線慢慢往下看向他的腹肌……驟地，她的眼前被黑影籠罩。

「我們需要再演一次戲。」他說。

再演一次？她還沒反應過來，微啟的粉唇又被他給攫住，她驚訝的掙扎。「唔唔唔……」

薄天宇一手扣著她的後腦，一手壓住她的背，她掙脫不了，而且又一次被他的男人氣息給迷惑，被他高超又狂野的吻技給征服，很快她的腦袋變成一團漿糊，直接棄械投降，可就在她情不自禁回吻他時，他卻突然放開了她。

她雙腿發軟，站都站不穩，大口吸著空氣，補給被抽空的肺部，好不容易才順過氣。

但他似乎還不肯放過她，他將她的臉壓在他赤裸的胸膛上，惹得她嬌羞又尷尬，臉蛋滾燙到快要煮沸。

她暈乎乎、腦袋當機之際，感覺到他摟著她往前移動。

薄天宇口氣嚴厲的質問站在他房門前那個打扮豔麗的女人。「劉芳芝，妳來做什麼？！」

劉芳芝受不了他們深情擁吻的打擊，表情有些扭曲，她指著他懷裡的女人尖聲質問：「薄天宇，她是誰？你竟然帶女人來度假，你實在太過分了，你怎麼可以背叛我！」

凌妙霏驚了下，瞬間從天堂回到現實，她猛地抬起頭瞅著眼前的女人，驚嚇更大。「真是劉芳芝？！」

劉芳芝可是亞洲名模啊，她怎麼會出現在這裡？凌妙霏的視線在劉芳芝和薄天宇之間來回，有眼色的她立即意會他們的關係不單純，而且她也清楚感覺到氣氛劍拔弩張，彷彿下一秒就要開打，她深怕劉芳芝對自己動手，她推了推薄天宇，要他放開她。

薄天宇的大手卻緊緊扣住凌妙霏的肩頭，他彎身湊到她耳邊，故作親暱的跟她咬耳朵，「把戲演完，妳欠我一回。」

嗚，這心腸歹毒的男人一點都不擔心她的安危！凌妙霏眼看走不了，只好捨命相陪。

她在心裡唸著佛號，千萬別有灑狗血的劇情，雖說她不是靠臉吃飯的，可若被盛怒的女人給一掌掃到，鐵定變豬頭。

許是為了增加逼真程度，薄天宇將凌妙霏更牢牢實實的扣在光裸的胸膛前，凌妙霏可以感覺到他熱燙的肌膚溫度還有心跳聲，霎時感覺呼吸又變得困難，小臉熱到快冒煙。

薄天宇沒發覺懷裡女人的異樣，他不悅的看著劉芳芝。「劉芳芝，妳如果還搞不清楚自己的立場，企圖糾纏不清，後果自負。」

「我不要分手！薄天宇，妳休想玩弄我後一腳把我踢開！還有妳，妳這個笨女人，千萬別被他給騙了，他身邊女人一堆，妳很快會落得跟我一樣的下場！」劉芳芝氣憤的吼道。

「我……」凌妙霏有苦難言。

「就是妳，妳這狐狸精！」

她長得像狐狸精嗎？在薄天宇眼中，她壓根不及格好嗎？不過誰教她欠他一次人情，既然被強迫加入戰局脫不了身，她只好盡責的演下去。「我相信天宇是真心愛我的。」說完，她受不了的在心裡腹誹，原來灑狗血的是自己，她是哪來的勇氣說出這種臺詞？

薄天宇睨著劉芳芝冷笑道：「妳就別浪費我們的時間了，請妳立刻離開我的視線，要不然我立刻找媒體來。」

咳，話說她在電視臺製作節目，也算是媒體工作者，她可不可以自我推薦搶一下獨家？不過這種發言凌妙霏只敢在心裡想想，沒有白目的舉手攬下這勁爆的獨家專訪，因為現場一觸即發的氣氛好可怕。

他的警告顯然嚇到了劉芳芝，她的氣勢明顯弱了些，但很快的她又恢復氣焰。「找媒體來正好，我正好可以爆料你玩弄我的感情，順便讓這個狐狸精曝光！」

「要不要試試看誰爆的料比較大？」薄天宇噙著冷笑，從褲子口袋裡掏出手機。「我想泰國媒體對妳也有相當有興趣，螢幕形象良好，私生活卻糜爛不像樣，甚至還沾染毒品……我想，這樣勁爆的內幕絕對可以登上頭版。」

此話一出，劉芳芝臉色慘白，再大的氣焰瞬間完全沒了。「你、你不要聽別人胡說，我沒吸毒，也沒跟其他男人胡搞，那些都是嫉妒我的人故意中傷我的！」她雖然極力否認，但語氣不免顯得有些心虛。

「是不是事實妳自己心裡有數，妳承認也好否認也罷，通通不關我的事，我們一個月前已經協議分手，分手費我也付清了，妳若還厚顏無恥執意糾纏，就不要怪我把事情做絕了。」

劉芳芝再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慘白著臉扭頭快步離開，她相當了解個性冷沉的薄天宇絕非口頭威脅而已。

混亂平息，但凌妙霏仍處於震撼中，遲遲回不了神。亞洲名模居然吸毒又濫交？這是真的嗎？真的嗎？

薄天宇放開她，臉色陰沉的警告道：「剛剛的事妳就當做沒發生過，妳最好管好自己的嘴巴，別對記者亂爆料，知道嗎？」

他知道內幕，也以此警告劉芳芝，但不代表他會惡劣到出賣曾經交往過的女人。

凌妙霏回過神來，立即保證道：「你幫我一次，這算是還人情，我不會隨便亂說的。」她邊說，邊慢慢移動腳步，朝 707 號房走去。

薄天宇沉默了一會兒，又道：「剛剛那個吻，我向妳道歉。」

她在房門前停下腳步，盡量忽視殘留在唇上的炙熱氣息，忍住撫摸嘴唇的衝動，回道：「你幫我一回，我回敬一次，算是扯平了，你不必道歉。」

「嗯。」他輕應一聲，便推開別墅大門走進去，半裸的高大身影很快消失在門口。

凌妙霏也回到自己的別墅裡，她心情複雜的站在花園裡，仰望著湛藍色漂亮的天空，重重吐出一聲嘆息。

方才她將薄天宇的冷酷無情和劉芳芝的可悲與可笑看在眼裡，讓她心裡對余成遠僅剩那一絲不甘心的留戀之情，也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

她慶幸自己並未對余成遠糾纏不清，縱使心痛怨懟，但她終究理性退場，這麼做，至少能維持住自己的尊嚴。

凌妙霏沒再遇到薄天宇，隔壁別墅很快有新遊客入住，看來薄天宇已經退房離開了，不過這一點也不影響她度假的心情。

薄天宇跟她的緣分奇特卻短暫，雖說他離開時沒跟她打招呼讓她心裡有點不是滋味，但很快的她又覺得他離開是再好不過了，免得兩人碰面又感到尷尬。

為了把握剩下的假期，她把行程安排得緊湊又充實。

她跟著飯店大廚學習泰國料理，搭遊艇出海，參加各種驚險刺激的水上活動並跟著教練浮潛，欣賞海底世界美景，又跑到叢林裡騎大象……豐富的行程讓她徹底擺脫假期一開始多災多難的鬱悶心情，失戀的傷口也在歡樂中慢慢癒合。

當凌妙霏收拾行李回國時，已經揮別情傷，重新找回自信和滿滿能量。

Crescent